

记忆中的
春节

1982年,我生活在陕西渭北农村。那时,过了小年,家家户户就开始置办年货了,年画是必不可少的。

年画的样式繁多,有大的、小的,有长幅的、横幅的,有单张的、组合的,甚至还有十几张连环画样式的。题材也是五花八门,有大幅的伟人画像,也有福寿禄中堂画,更多的是胖乎乎、圆嘟嘟的儿童画,还有不少反映城乡生活和祖国大好河山的风景画。

这些年画的样板就挂在供销社两边的墙上,每张都有一个编号,需要哪张直接跟柜台里的营业员报编号就可以了。有一次,一位肩扛手提的人拼命挤到柜台前说:“拿张年画!”

“报编号!”营业员忙得手脚不停。那人咧着嘴笑着说:“我不认字儿。下面有日历的那种随便拿张吧!”营业员乐了,边说着“不识字还要带日历的”,边从一摞年画中准确地抽出一张,麻利地卷起来,用绳子绑扎好递出柜台。

贴年画前,最好把往年打底的旧报纸揭下来,用扫帚将墙面清扫干净,再把旧报纸一张张铺展在炕桌上,刷上稀糨糊,沿着去年的痕迹一张张贴上去,让破旧的墙壁瞬间焕然一新。等报纸稍干一些,再拿着年画铺在炕桌上,在背面刷上稀糨糊,一张张贴在报纸墙上,通常一个人贴,一个人在下面指挥:“往上一些,往左一些,再

往右一点!”于是,贴的人“扑哧”笑出了声:“到底是往左还是往右?”

屋子里的年画贴完了,其他年画就简单了:中堂画需贴在客厅的正中墙壁上,多半是年画“虎啸山林”,两边再配上对联,看着就有一种庄严肃穆之感;老人屋里往往贴着延年益寿类的年画;最有喜感的是“连年有余”的儿童画,占据画面正中的是一个穿着红肚兜、脸蛋红扑扑的大胖小子,怀抱一条大红鲤鱼,整个画面透着喜庆气息,寓意着生活富足、年年有余。这喜气洋洋的年画当然要贴在孩子的房间里。

年画一上墙,家里立马变得喜庆起来,夹杂着豆腐、苞谷

酒等各种美食的醇香以及呛人的鞭炮味,年味便在村巷里挨家挨户地弥漫开来。

我小时候,父亲在煤矿上班,每年都要到腊月二十八九才风尘仆仆地赶回来。有一年,等父亲赶到年集上,年画仅剩一套价格昂贵的《哪吒闹海》连环画。父亲咬咬牙买了下来,回家后没有时间裱糊墙壁,我和姐姐就把连环画一张挨着一张贴在旧年画上,破旧的墙壁顿时显得光鲜亮丽。那一年,我家的年画格外引人注目。

年画是民俗,也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那些淳朴的、色彩斑斓的年画,留给我们难以磨灭的童年记忆。

魏青锋/文

藏在年画里的记忆

朝花夕拾

想卖糖葫芦

1951年,我8岁,刚上小学二年级。当时,我们班里有同学有钢笔,我羡慕极了。我也想有一支自己的钢笔,可家里没钱买。这年春节刚过,我跟母亲说:“正月里我想卖糖葫芦赚钱,再加上压岁钱,买一支钢笔。”母亲看了我一眼,有些怀疑地问道:“你行吗?”我说:“行!”

于是,母亲就买了5斤山里红(山楂)、3斤白糖,向邻居二大妈学了熬蘸糖葫芦的手艺。她正要开始熬制时,我突然患了重感冒,发烧,躺在炕上不想动弹,不想吃饭,就想吃糖葫芦。母亲说:“那就吃吧,反正学会了熬蘸糖葫芦。”母亲每天用白糖熬蘸糖葫芦给我吃。一天,两天……一晃十几天过去了,买来的山里红都被做了糖葫芦。吃了十几天糖葫芦,我的病终于好了,这时就要出正月开学了。姐姐调侃我说:“小云云(我的乳名),真好汉,一心要把钱来赚。5斤山楂3斤糖,扔到水里没看见。糖葫芦吃了,病好了,钢笔吃跑了!”

谷景峰/文

编辑提醒:本版来稿要求内容真实、可信,来稿请写明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要素。来稿请发送电子邮件:zlr393@sina.com。

元旦包饺子

1988年,我参军来到山东驻军某部。第二年,由于我在写作方面展露才能,被推荐到师政治部跟班学习新闻报道,我和兄弟团的两名战士就住在师电影院的三楼。

第二天,随机关首长们出操,我发现师部里竟然有女兵。一打听,几个女兵原来是总机班的战士。本来机关的战士就不多,我们这些战士又在出操队列的末尾,出了几回操,我们就和女兵彼此熟悉了,再见面时便微笑着打招呼。后来给老

部队挂电话,只要报上我的名字,她们都很热情,很快便能顺利地接通电话。

转眼就到了元旦。首长们都回家过节了,机关里只留下我们少数几个战士。这天,炊事班按人头发了面团和饺子馅儿,让我们自己包饺子。我们3个大男人正对着一团面发愁时,电话铃响了,我一听,是总机班打来的。就听一位女战士俏皮地说:“如果你们不想喝饺子汤,就立即到我们这儿来集结‘战斗’。”总机班女战士的宿

舍对着电影院,我赶紧推开门窗,看到她们正扒着窗户,向我们招手。

因为元旦放假,整个机关大院里静悄悄的。我们赶到她们的宿舍才发现,原来她们对包饺子也不熟悉,也是一筹莫展。没办法,照着印象中的样子包吧。一阵忙活之后,我们包的饺子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形态各异,有的像小老鼠,有的像扇贝,有的像月牙……饺子包好了,可这样的“作品”,我们实在不敢拿到炊事班去煮,于是就

用电饭锅煮了。没想到煮好后,几乎成了饺子汤,饺子起码破了一多半。为了公平吃到完整的饺子,我们玩起了成语接龙。接上的人吃完整的饺子,接不上的就吃破的。但即使这样,游戏没玩几圈儿,完整的饺子就没了。破的饺子怎么办呢?一位女战士提议:“浇上酱油,再撒上点蒜黄,肯定好吃。”于是我们就如法炮制,每人盛上一碗煮破了的饺子,调好作料,个个吃得香甜无比。

魏益君/文

图说往事

凑钱照合影



钱凑够了再照吧。”于是,我们4人点头同意,并纷纷开始行动。有的将大人给的买生活用品后剩余的一

上世纪60年代末,为了加快丰沙铁路复线(北京丰台—张家口沙城)施工进度,上级决定抽调正在东北某地施工的铁三局二处全体员工,立即开赴丰沙铁路复线施工地点,与兄弟单位共同开展一场丰沙铁路复线大会战。同时,参加会战的近千名职工家属及子女也都陆陆续续从东北搬迁到沙城安家落户。

1968年3月,我正在沙城铁路子弟小学读五年级,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班里就转来了20多名新同学。为了让新同学尽快适应环境,班主任宋兰香老师打乱了同学们原有的座位,将老同学和新同学组合在同一课桌,一老一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我的新同桌叫王兆森,我后排坐的是王作棉与新转来的黄庆丰,我们4名同学很快就熟悉了,并结成了两个十分友好的对子。

转眼到了1969年初冬。一天,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王作棉同学提议我们4人照张合影,大家一致响应。当时照一张二寸黑白照片,再加洗3张,共计0.99元。但我们4人共同买单,一时也凑不齐钱数。王作棉同学提议:“这事先不急,等我们把

两分钱悄悄存下来,有的捡些废旧玻璃及牙膏皮卖到废品收购站,少则能赚一两分钱,多则五六分钱。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在春节后凑齐了0.99元钱。我们跑到照相馆,将一大把硬币交给照相馆的工作人员,高高兴兴地照了一张二寸黑白合影。

1972年10月,丰沙铁路复线竣工通车,筑路大军又马不停蹄地奉命开赴山西修建新线铁路,王兆森和黄庆丰等同学随着父辈们又转战到了新的学校。由于当时通讯设施落后,自此一别,我们再无联系。如今我们都年已古稀,在此衷心祝愿老同学们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图片从左至右依次为王兆森、任之柱、黄庆丰、王作棉。

任之柱/文并供图

告读者

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出书类型包括:个人传记、各类文集、影像精华等。价格优惠,品质上乘。

咨询电话:0311-88629395、88629317



图说
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

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

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